

★ 我思我感 ★

文學批評與「理想的讀者」

王瓊玲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

文學、戲劇與音樂一向是藝術領域中具有關聯性的項目，而中國戲曲則是此三者最佳之融合。多年來，我個人對於戲劇理論在中國戲曲史上之發展，與戲曲創作及批評在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上之作為，有不少省思；也希望加深目前學界對於中國戲曲美學與戲曲批評之研究，開拓新的研究議題、方法與視野。

在我心目中，文學批評家其實就是一個藝術家。而一個好的文學批評家，也應是一位「理想的讀者」(ideal reader)。這一觀點，導引著我研究的方向，同時也是多年來我始終對於文學批評工作興致盎然的原因。事實上，文學批評雖是針對已有的文學作品進行詮釋，有其屬於知識性探究之意義，然而它同時也是一種創造藝術。文論家傅萊(Northrop Frye)曾指出：「文學批評必須基於整個文學的實際，採用一種特殊的概念框架來論述文學。」依他的看法，批評的任務，「不只是為了追求一部作品原初之意義」，更重要的，是要「創造性地去研究它在不同的關聯域中的意義」。面對文學作品，文學批評工作者的「理解」與「詮釋」，是有其進程的。要成為一位「接受美學」中所說的「有知識的讀者」(informed reader)，甚至「理想的讀者」，我們不僅須先理解作品的文本「說了什麼」，還須探索此文本是「如何說的」，最後更須進一步挖掘「文本的意義」。蓋唯有如此，才能從「理解」的層次進入「詮釋」的層次。換言之，批評家在詮釋與評價一部作品內涵時，一方面是站在一虛擬的「作者」角度，去思維著作品應有的、實有的寫作策略。另一方面，作為批評者、讀者與接受者的他，亦企圖從審美的結果，逐一評估寫作策略與寫作作為之實際效應；並嘗試於文本的解讀與批評過程中，反應文本「具體化」與「實在化」的效果。在這一點上，一個批評家所裝備的作為一「有知識的讀者」的背景，是極為重要的。當批評家將自己的閱讀，從接受美學所謂第一層「感知性閱讀」，提昇至第二層「詮釋性閱讀」時，他不但扮演了「理想讀者」的角色，並在爾後的文本閱讀中，產生一種鉅大的附加影響力。這種經由「批評」而「引導」或「設定」讀者的方式，展現了藝術家與評論家相結合下的一種美學企圖。當然，對於文本「召喚結構」(structure of appeals)所可能產生的審美效果來說，「填補空白」的方式既然並非是唯一的，另外的歷史時刻，亦可能創造出另一種「理想」的閱讀，而「接受」的歷史，也必將因此不斷地開展下去。